

長孫經卷第七

三國權第十九

蜀吳魏

論曰、臣聞昔漢氏不綱、網漏兇狡、袁本初虎視河朔、劉
 景升并起荆州、馬超韓遂雄據於關西、呂布陳宮竊命
 於東夏、遼河海岱王公十數、皆阻兵百萬、鐵騎
 縱締交為一時之傑也、然曹操挾天子、令諸侯、
 間夷滅者十八九、唯吳蜀、最爾國也、以地圖按之、繞四
 州之上、不如中原之大都、人性於公戰、勇於私鬪、輕走
 易北、不敵諸華之士、角長量大、比才稱力、不若二袁劉
 呂之盛、此二雄以新造未集之國、皆逆上、不侔之勢、然
 能無劍顧眄、與曹氏爭衡、躍馬指麾、而利盡南海、何哉、



又破之、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

拒捍本營作捍衛空不得改扞

天隙霸王之業成矣、今山東饑饉、人自才、城邑六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能、女工之業、履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人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隘、東守巴郡、拒捍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闢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任、使遠人有所歸、依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能者

當之、王何疑、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色

尚白、閻將軍、侯丹、閻白、水、閻北、守南鄭、將軍任蒯、從

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逞、西代、閻中、豪傑、多擁眾

歸述、其後、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何說述曰、

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隗囂、遭遇運會、劉

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

大命、而邊欲為西伯之事、偃武息戈、早辭事漢、喟然自

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

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招攜貳

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

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眾、外給三軍

後書作武... 漢書曰... 後書曰...

又被之由是威蓋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

震蓋部者也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若奮發威德以振

天隙霸王之業成矣今山東饑饉人民相食兵所屠滅

城邑六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

飽女工之業履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

人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

之隘東守巴郡拒捍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

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

以闢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

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

大任使遠人有所歸依熊曰天命無常百姓何德以當之

當之王何疑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邑

尚白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於守南鄭將軍任蒞從自

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逞兩代關中豪傑多擁眾

歸述其後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何說述曰

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隗囂遭遇運會劉

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

大命而逞欲為西伯之事偃武息戈早辭事漢喟然自

以文武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

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招攜貳

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

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眾外給三軍

後書作武成

後書曰

後書曰

後書曰

後書曰

三詣亮於草廬之中，屏人言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行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意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名微而衆寡，然遂能剋紹，以弱為強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傳云：此求諸侯莫如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代，國險而民附，賢能為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江，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

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卹智能之士，思明得右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岨，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自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時曹公破荊州，先王奔吳，先主之奔吳也，論者以孫權殺之，程昱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美雄也，初舉荊州，威震江人，之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美雄也，初舉荊州，威震江公和荊州，遣別駕張松，以我難解，勢紛也。備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美雄也，初舉荊州，威震江王和荊州，遣別駕張松，以我難解，勢紛也。備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美雄也，初舉荊州，威震江其功而叛者，存錄松，以我難解，勢紛也。備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美雄也，初舉荊州，威震江於謀日，是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勞

早夫然後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傳福百代何聽於備
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不能遂其福天下也何聽於備
用亮計結好孫權共拒曹公於赤壁破之曹公北還權
乃以荆州紫備周瑜上疏諫曰劉備以集雄之姿而關
愚謂大計宜從人置吳盛為築室如瑜其美非女玩好之人物
事可定也今此三猥列土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扶與好之戰
恐蛟龍得聖兩非復池中以資業之推以曹公在北方當廣
攬英雄故龐統說備曰荆州荒殘人物單盡東有吳孫
不納也
北有曹氏陽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人強戶口
百萬郡中兵馬所出畢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
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
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
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

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吞味五伯之事逆取
順守報之以義各事定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
取終為人利耳備乃使關羽守荆州欲自取蜀時孫權
備欲共取蜀曰米賊張魯若得一統蜀則荆漢為曹操耳
益州劉璋討璋不能自守若先馳進未能克蜀有地無所
取璋或說備曰若先馳進未能克蜀有地無所取璋或說
也璋或說備曰若先馳進未能克蜀有地無所取璋或說
王璋或說備曰若先馳進未能克蜀有地無所取璋或說
大璋或說備曰若先馳進未能克蜀有地無所取璋或說
劉璋或說備曰若先馳進未能克蜀有地無所取璋或說
蜀璋或說備曰若先馳進未能克蜀有地無所取璋或說
能璋或說備曰若先馳進未能克蜀有地無所取璋或說
將璋或說備曰若先馳進未能克蜀有地無所取璋或說
也璋或說備曰若先馳進未能克蜀有地無所取璋或說
懷恐懼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
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而曹

公之深憐也。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
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迎先主。時黃權諫曰：「左
以部曲遇之，則不滿意。其心以容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
君言時，有太山之不安，則主有壘卵之危。且閉境以待，
既入巴之，則巴亦使備討張魯，是養虎於山林也。璋並不
聽先主與璋會，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
統復說備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
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揚懷高沛，
璋之名將，各執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殘來，諫璋使發
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
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俱服將軍英名，又喜
將軍之志，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

美佐俱

何成都，此中計也。返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
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
初聚法正見備，備以諸要害，納盡其忠。因問蜀中
兵器府庫，正見備，備以諸要害，納盡其忠。因問蜀中
討魯，厚樹恩德，以救眾心。資寶欲以東行，救推璋，但先
自救，備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救推璋，但先
其師，徒勤其死，不進寧居。今積幣藏之，財而怯於賞，楊
士大夫，禮為斬之，死力戰。忠忠肯進，到涪，據其城。璋所
責以無禮，斬之，死力戰。忠忠肯進，到涪，據其城。璋所
將士，卒妻引兵從，忠肯進，到涪，據其城。璋所
破敗，即斬懷等，自葭萌南還，取璋時，鄭度說璋曰：「左將
也。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計莫若盡驅巴
西梓潼人，內涪水以西，其倉廩穀野一皆燒除。高聖深
溝，靜以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右將自

人心震恐其勢自傾因其傾而靡之無不克也若小威
之諸君孔明治禮要不可犯矣今時不取也若以威
之文德不以撫之據險守要不可言蜀中驚援雖斬之猶不
憂太祖又問曰曰蜀不可動也法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
對曰今以不問曰曰蜀不可動也法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
張降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
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惑不逮力不足也將內有憂逼
故耳今靠淵卻才略不勝國之將率舉眾往討則必剋
之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
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境拓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
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
率諸將進還漢中正亦從行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
山稍前於定軍山作營淵將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

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投首遂奄有
梁漢時魏使夏侯惇鎮長安蜀將魏延就諸葛亮請兵
從襄陽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以襲長安亮不許
魏畧曰夏侯惇為安西將軍鎮長安諸葛亮於南鄭與
群下計議魏延曰報曰五丈原長安關中皆秦之舊也
延精兵五萬不日可至長安關中皆秦之舊也
午而北有御道十餘里可至長安關中皆秦之舊也
安唯有一相合京兆太守許都關中皆秦之舊也
此東則一相合京兆太守許都關中皆秦之舊也
如阻道可擊而取隴右萬全亮與亮異道會于潼關
也延每事亮制而欲許延常謂亮為法正恨已才用關
不盡其後吳孫權關羽取荊州鎮守荆州備已才用關
拜上流其勢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鎮守荆州備已才用關
璋將此遊兵萬人操何上羽將敵所蒙今為國守南鄭
陽如將此遊兵萬人操何上羽將敵所蒙今為國守南鄭

此俱見法
老范書是
有之范書
三子之也

此公孫
注精乃
三子之也

及臣澄泰於曰朝陳心通是此十國前以存時孤漏開
 即溫江列太者廷氏之意吳行萬今緒初復天監山善
 近通漸學平高天之規故主也眾投未冲祖下敢惡精
 到致願之今宗覆效出屈孫伐董之有維業無尋董者
 頭情與炳陸以之然無卿權其督以攸統誕主亂卑員
 蒙好有堪下諒惠諸專行請元元旄濟鴻膺則階造禍
 旁陸道遊以陰推葛對人和師我我朕業望我盜難精
 未下平適聽昌亮達之之出吳弔龔之甚未綱帝據震者
 以教一望明殿之見用義恐使其行重懼習不命神蕩喪
 崇崇守風之祚心計懼受諸張殘天付焉保墜殞器京古
 自禮內莫姿於必教無命葛溫人伐之諸傳于越更哉今
 懼義委不等中無必飛不孔使他除以葛之地于姓曹常
 蜀亦心所契興疑知老受明蜀如舊專丞訓萬下改操數
 使便協賴往成貳神延辭不推詔穿命相而國昭物階也
 馬耻規吳古王溫愿舉也知謂書亂之私嬰未烈世禍景
 良忍有國惣以至屈之對吾溫律克推教祖瑞皇濟竊者
 使臣如勤百幻蜀伸功日所曰令復統忠宗早帝其執漢
 吳曼河任撥冲詣之又臣以卿者舊領壯之世光凶天祚
 良入水旅於陸關互無入與不也都步志重遐演當衡中
 謂達使力良周拜加子無曹宜在騎身光殞文此子微
 亮境下清佐德章受產腹氏遠亮二憂戴朕武之否網

至軍曉東所將羽密還董討羽咸還士遊艦計可備也備
 矣者兵下殺潘屯而護昭閣而知在家屯曉羽下兵蒙南
 後為機與也璋內不其曰羽降家道屬候中果四盡常郡
 七敵豈孫先羽露城軍自即間路皆盡使信羽赴有蒙
 日所有權主猶安圍事効久無權撫縛白之既乘病上
 推擒七交怒豫權得尚乞子志使慰之衣稍會陽乞疏
 破此百戰吳未得連權不俱見人嗣是搖微也大分曰
 備兵里樹伐去志謹期滿獲待與約改措兵連軍眾羽
 於忌營柵之陸非便於露初過蒙令羽作赴稱浮還討
 夷孫可連敗避討獲合令孫于相軍不商樊病江建其
 陵權以營績至之其宜羽推平聞不開賈遠為畫業而
 書上距七還破上利宜有之時蒙得知服行權夜以奮備
 至事敵百蜀江也可露備討改報干蒙畫遣乃驅治備
 今乎餘至陵乃使其群羽羽厚歷入夜蒙露上病兵
 後包里來羽使兩事臣也吏過人據稟在櫛藥為必
 主原謂安走射賊羽咸遣士其家城行前石其名恐
 禪隕群而至書相聞言使無使有盡至伏蒙空羽蒙
 即位險曰帝初沮圍其上之魏心使求羽所精陰則之其
 曰下而備聞魏為中弊即是云皆人取及置兵與南必後
 朕詔為不備又吳及若當宜欲毒還羽將江于國郡微故

曰、今衡國命、協穆二家、本為良介、於孫持軍、亮曰、君試
自為之、文、良、即、卓、曰、寡、君、遣、孫、馬、良、通、聘、結、好、以、結、昆、吾、
有、克、終、之、美、其、由、人、吉、士、刺、楚、之、命、推、大、待、之、也、而、承、
拒、諸、葛、亮、慮、推、開、先、主、殂、有、異、計、乃、遣、鄧、芝、修、好、以、推、
推、果、狐、疑、不、時、見、芝、芝、自、表、請、見、推、語、芝、曰、孤、誠、願、與、
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
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士、大、王、命、世、之、
英、諸、葛、亮、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
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真、并、天、下、退、可、踴、足、而、立、此、
理、勢、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
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
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推、默、然、

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時司徒華歆司
空王朗等與諸葛亮書、陳天命、欲使舉國稱藩、亮不答、
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猶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
執、卒就湯鑊、為後來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死負為業、
戒在君子、孫而二三子、多逞蘇張說靡之說、奉進驢兜、
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以徒懷文藻、煩
勞翰墨、大雅君子、所不為也、又軍志曰、萬人必死、橫行
天下、昔軒轅氏、挈卒數萬、制四帝、定海內、況以數十萬
之眾、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亮死後、魏令鄧
艾代蜀、蜀兵敗後、主用譙周策、降魏、議曰、國君為社稷
則止、譙周勸後主降魏、可求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
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辱於人乎、周調萬乘之

載記但此
大恨無
三年不
清國此
知此

馬學陽
詳略不
雜

吳本欲

君有倫生苟存亡禮喜利要真無微榮或一之且戰以事
有土崩之亂者不禪禮能君臣重守無城尉之戰自可雖
却以蜀土險隘是時水峻隔絕兵激東國非步如之此所以
收丹戡然雲保據江州之二軍師承以有會大命舉電赴師
將必老耶魏徒吳之州微兵南卡絕重兵激東國非步如之此
於師老耶魏徒吳之州微兵南卡絕重兵激東國非步如之此
則師老耶魏徒吳之州微兵南卡絕重兵激東國非步如之此
攻念驕情之多且昭王堅壁于閭越之為人致卑徐則寄之
為念驕情之多且昭王堅壁于閭越之為人致卑徐則寄之
生念驕情之多且昭王堅壁于閭越之為人致卑徐則寄之
懸念驕情之多且昭王堅壁于閭越之為人致卑徐則寄之
何使鳥窠終能志建功業燕齊復社稷豈基之天國助我
可獲種不晉禪存閣主周晉輪臣之言何顏基之天國助我
夫遠乎特及子驤王志改蜀其弟許以重賞六郡人頭見李
非種不晉禪存閣主周晉輪臣之言何顏基之天國助我
任藏本特及子驤王志改蜀其弟許以重賞六郡人頭見李
大濶趙等及子驤王志改蜀其弟許以重賞六郡人頭見李
迭有勝自冬十歸月雄與於卦秦金鞭之流血今泰祥得罪

奔尚欲為因應尚信城門下兵稱萬歲內城擊之至
軍雄乘勝追開城至城下因稱萬歲內城擊之至
入城尚信走遂刺成都王也晉桓温滅之至
中譙縱又殺益州刺史毛璩于成都王
赴義軍三枝江會劉毅下能奔桓温成
也自將軍兵下殺州人步東遂推車為使
城百將兵下殺州人步東遂推車為使
宋使環開水殺州人步東遂推車為使
也宋使環開水殺州人步東遂推車為使
士衡曰夫蜀蓋石滅之此蜀國形也
其卻境之夫蜀蓋石滅之此蜀國形也
驚波之雄雖有重山精陸無長非
驅不過百難雖有重山精陸無長非
考推稱過百難雖有重山精陸無長非
考推稱過百難雖有重山精陸無長非

丑為星紀吳越之分上應斗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之今

此法辨注在
非唐時也
城也
此法辨注在
陵古時算

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皆吳之分野
今者括蒼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海皆越之分野
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強
也時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國有道則後服無道則先叛
政傳曰吳為封豕長蛇吞食上國為上國之患非一日
之積也漢高帝時淮南王英布反青州是也今反書聞
上召諸將問布反為之奈何汝陰侯滕公曰臣客故楚
令尹薛公有籌策有問初滕公問令尹曰上裂地而王曰是故當
而賞之南面而立萬乘之功其反也今尹曰王曰是故當
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反
故反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懼也使布
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
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中下計

令尹曰東取吳是蘇州西取楚是荊州并齊取魯齊青州傳
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持議曰合從山東為
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厥會之眾蹇成
臯之以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一議曰長驅入洛以決何謂下
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負歸長沙陛下安枕而
卧漢無事矣諺曰自廣江表無窺中之慮或言是兵法之
類也及為之者上者遠其疏張要置以會圍因言是兵法之
得道也勝中者則務相絕要置以會圍因言是兵法之
亦不計如察之薛公之言上計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及
此也越道要地爭利者也下計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及
者也罪著為非反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
上曰何為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鄆山之徒

也。自致萬乘之國。此皆為身。不顧其後。為萬世慮者。故

曰。出下計。上曰善。果如策。乃封薛公也。是後吳王劉濞以

不故而反。初發也。其大將祿田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

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奇兵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

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奇也。吳王太子諫曰。

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不許。其

少將桓將軍復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阻。漢多

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宜奔去。病西

據雒陽武庫。食敖倉之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

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車騎至。

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問諸老。主作者老將諸老曰。此年必推辭

之計耳。安知大慮。吳王不從桓將軍之計。乃自將其

兵。漢以太尉周亞夫擊吳楚。亞夫用其父容計。遂敗吳。

容計在霸淮南王劉安。怨望其父。厲王長死。謀為叛逆。

問位被曰。吾舉兵西向。諸侯必有應者。即無奈何。被曰。

南收衡山。衡州以擊廬江。廬有潯陽之船。守下雒之城。江在

夏也。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洪州也。強弩臨江而守。以

禁東郡之下。東收江都。揚州也。會稽也。越州也。南通勁越。屈強

江淮間。猶可一舉得之。歲月之壽。王曰善。未得發。會事

世誅至。後漢靈獻時。閻人擅命。天下提挈。故在家門。進何

誰朱閻宦太后不從進乃召董卓詣京師以脅迫太后

密令卓與晉上書曰。甲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皆

孝趙鞅卓未至。進敗。及卓到。遂廢立。天下亂矣。議曰。家門

也。夫時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袁術得據其

郡。堅與術合，欲奪劉表荊州。堅為流矢所中，死。初

其據荊州也。聞江、南賊盛，謂荆、越皆曰：吾欲徵兵，恐不

附。袁術勇而仁，無謀。宗賊貪暴，為人所患。若示之以利，必

以眾來。君誅其無道，而用之，人樂存之。心必負。

而主其兵，強士附。南據江陵，北守乘陽。八郡可傳檄而定。

術至，無能。孫堅死，子策領其部曲，擊揚州刺史劉

繇，破之。因據江都。卓無道，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昔董

農、北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淫、以、陵、虐、王、室、禍、福、加、太、后、暴、及、私、董

公、孫、毅、而、舍、逆、於、湖、北、正、禮、有、阻、兵、取、之、志、懼、非、海、內、使、君、與、國、南

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時、無、失、道、之、過、無、由、而、取、也。武也。

今、主、上、非、有、惡、于、天、下、徒、以、漢、室、之、衰、盛、莫、與、為、比。

宜、勸、忠、節、以、報、王、室、蒙、聞、魏、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

將、渡、江、襲、許、未、濟、為、許、貢、客、所、殺。初、策、有、是、謀、也。眾皆

曰：策、英、雄、傑、能、得、人、死、力、然、輕、一、人、之、備、雖、有、百、萬、之

眾、無、異、于、匹、夫、之、死、也。策、死、弟、權、領、其、眾、時、吳、劉、據、江、南

果、為、許、貢、客、所、殺、也。策、死、弟、權、領、其、眾、時、吳、劉、據、江、南

屬、曹、公、破、袁、紹、兵、威、日、盛、乃、下、書、責、孫、權、求、脣、張、昭、等

會、議、不、決、權、乃、獨、將、周、瑜、詣、其、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

初、封、于、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

立、基、於、郢、遠、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

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

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沉舟舉帆，朝發夕到，土風勁勇，所向無前，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子一

此言乃...

心、不得不與曹氏曹氏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
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與、徐觀其變、若曹氏率義
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
必將自焚、勸勇枕^{法注托}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
瑜議是也、遂不送質、東亮推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
不、蔡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思德在
人、和之、時也、高無所命、飛昭象、蔡等為爪牙、此地利
憂、魯進皆壯其言也、荆楚與我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
阻、山陵、有金城之固、請得奉命、弔表、二人啟當若、據而中用
此、帝王、之資也、蕭請得奉命、弔表、二人啟當若、據而中用
事者、說劉備使撫養表眾、共拒曹操、甫未到、琮已降也、
曹操得其水軍、船步卒數十萬、吳將士聞之、皆恐、孫權
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託名漢相、

扶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
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
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以沿江、兼有
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
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
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之雄才、兼仗父兄之
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
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即請
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
爭疆場、又能與我決勝負於舟楫可也、今北土既未安、
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捨鞍馬、杖舟楫、與吳

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

聚老志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救四者用兵

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捨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

兵三萬人進往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

自立久矣後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取今救雄已滅唯

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

以君授孤也時推軍柴桑劉備先主不與公征劉表會

統乃開之遂率其眾南行求曹孫將軍並遠見說曰至夏口

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孫將軍操與曹孫將軍並遠見說曰至夏口

起兵大江東劉豫州亦請奉命求救孫將軍操與曹孫將軍並遠見說曰至夏口

武彘大豫州道過已平矣亦請奉命求救孫將軍操與曹孫將軍並遠見說曰至夏口

甲與中豫州道過已平矣亦請奉命求救孫將軍操與曹孫將軍並遠見說曰至夏口

計事而急而事之衡不如此將遂與軍量力而處之當何懷不與吳越之用

豫州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與於下者及後能抗此矣非劉豫州何

豫州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與於下者及後能抗此矣非劉豫州何

豫州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與於下者及後能抗此矣非劉豫州何

豫州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與於下者及後能抗此矣非劉豫州何

豫州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與於下者及後能抗此矣非劉豫州何

豫州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與於下者及後能抗此矣非劉豫州何

豫州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與於下者及後能抗此矣非劉豫州何

豫州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與於下者及後能抗此矣非劉豫州何

豫州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與於下者及後能抗此矣非劉豫州何

豫州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與於下者及後能抗此矣非劉豫州何

豫州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與於下者及後能抗此矣非劉豫州何

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果無功

三苗國今岳州是也蜀相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

宣無與戰以待勞全勝之糧盡虜掠無所獲則必走矣王

出我幸不毗我事使不許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寢食及事

至救并及我事使不許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寢食及事

言曰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

趣活出劍閣而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哥兵衝其腹

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活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

則應活之其寡矣軍志有之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

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

餘里鑿山通道高谷深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

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將諸葛瞻自活還

綿竹列陣待艾艾遣子忠等出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

雒縣劉禪遂降漢後主劉禪遂降漢後主劉禪遂降漢後主

不示大教戶大義人兩鬼而否德閣王竊遺師武所次敢

日達此周首哲亮聖爰龍不未開犯雖綿餘攀紮綿綿綿綿綿

蜀書卷之六十五 魏主 魏主 魏主

連

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授我時太祖承運龍興私濟人極是
 用應天順人撫有區夏于乃祖考因群傑虎爭九服不
 精乘海阻遠不師耀威梁益公遠朕崇德惟祖考思在
 聲思順以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哉我其祇服朕
 命克廣德心以終萬眾不以此語會車自無重會伐不
 當何人能辨凡敗軍之將不可與已破道勇人亡國之後
 以圖存心膽已破也道勇人亡國之後大如所慮
 事耳會果與委維反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也祇自至宋
 末誰縱復竊蜀宋劉裕使朱齡石伐蜀聲言從內水取
 成都敗衣羸老進水口誰縱果疑其內水上也水浩江內
 也恣軍新城以待之乃配朱齡石等精銳逕從外水曰
 外水淮水江也若中直至成都不戰而會縱紀事具霸此
 今非縣水是也中直至成都而會縱紀事具霸此
 蜀形也魏嘉平中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大將

此後司馬
 而後司馬
 魏嘉平中

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
 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
 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士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
 覆之敗有始者不必善終古事之明効也孫權自破蜀
 兼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元已極相國宣文王先識取
 亂侮亡之義深遠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
 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
 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
 於深江之外矣今議者或欲汎舟輕濟橫行江表或欲
 倍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袖疆場觀釁而動此三者
 皆取賊之常計然施之當機則功成若苟不應節必貽

後惠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在元帥
利存逆守若羅船津要堅城清野橫行之計其殆難捷
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竭其
弊天奪之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也今賊設羅落又將
重密問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投察未詳而舉
大眾以臨巨嶮此為啼幸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
之長策也唯有大佃最差完年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
食積穀不煩運士乘豐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
夫屯壘相逼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夫之計角之而知
有餘不足之處情徇將焉所避夫以小敵大則使煩力
竭以貧敵富則歛重財贖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

之謂也然後盛眾厲兵以振之春惠倍賞以招之多方
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
右擊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笑而得也昔漢氏
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出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
伐措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
以十萬橫行匈奴李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
擊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之嶮獨步虜
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賢智法明士練
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墮必然之數
故法其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
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百一不全之略誠愚臣之所慮

也。故謂大佃而逼之計最長。時不從。擬言。詔昶等征吳。
吳將諸葛恪拒之。大敗魏軍於關東。魏後陵夷。禪晉。太
社即位。王昶等敗朝議欲取點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
胡又敗景王又至此朝士過諸將何罪時雍州刺史陳泰計
方伯之責於王是魏人悅務思報之也非至世祖時武帝
也。羊祜上平吳表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
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
事更興。夫則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繙人而成。不一大
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為
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
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後。天下皆謂吳當并下。自此
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議者常言吳

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
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
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敵者同力。足以自固。苟
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
也。蜀之地。非不險也。高山尋雲。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
車。然後能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
無藩籬之限。斬將奪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
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
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僅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
劇關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後於劉禪。吳越之
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

時令不於此乎兵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若役日尋干戈
經歷盛衰不可長久直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
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
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
隅之吳當天之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
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地
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
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
皆畏逼而至臣廷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勢之計一定
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
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戰楯不

如中國唯存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地則長江非復所
同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
吳人戰於其地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逾時刻可必矣
帝深納焉乃令王濬等滅吳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矣
王相皓有要上國之心使陸抗為荊州牧晉使羊祜與
人相持祐增修德政以懷吳人每與戰必剋日而後合
間謀捷襲並不為若臨陣俘獲軍正將斬之祜曰此
等死節之臣也吳將垂涕親加禮其將若返者必厚
為祖道而歸之吳將有垂涕親加禮其將若返者必厚
其父謂之二已死現皆親自勉勞上界無求此專後為
恩德率衆二千戰而自是親自勉勞上界無求此專後為
彼曰羊叔子雖下戰而自是親自勉勞上界無求此專後為
吳王曰皓叔子雖下戰而自是親自勉勞上界無求此專後為
父遊若曰叔子雖下戰而自是親自勉勞上界無求此專後為
之臣愚以為陳言西陵國之蓄素何處如其流受敵二境
場之征大將軍羊祜未嘗一戰而吳人自服也

荆木札
不也見說

入衆不取宜有動悌數者且上百龍曆傳... 禮于之從也畜我高沈節樂春出乘驟策身鎬... 賜頭皓兵江逆來還起江皆濟生意潛渡濟... 爵白師盡戰一江並瑩迎西雜破渡濟... 命候... 焚... 至晉惠盾弱胡亂中原天... 入衆不取宜有動悌數者且上百龍曆傳... 禮于之從也畜我高沈節樂春出乘驟策身鎬... 賜頭皓兵江逆來還起江皆濟生意潛渡濟... 爵白師盡戰一江並瑩迎西雜破渡濟... 命候... 焚... 至晉惠盾弱胡亂中原天

子蒙塵播遷江表當時天下復分裂矣出入五代三百... 餘年隨文帝受圖始謀伐陳矣嘗問高祖取陳之策頰... 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 之際徵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堅守足獲廢其農... 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 彼必不信猶豫之頃吾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 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 風縱火待其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 上行其策陳人益弊後發兵以薛道衡為淮南道行臺... 尚書兼掌文翰及王師臨江高頻召道衡夜坐幕下因... 問曰... 師之舉克定江東... 否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

禍國之本，治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
狄，良有以也。何者？賈生有言：臣竊跡前事，夫諸侯大抵
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
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因梁則又
反，黔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
萬數千戶耳，功小而最完，勢疎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
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
亡可也，令信越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
天下之大計，亦可知已。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
長沙王，欲臣子之勿殖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
之治安，則莫若梁建諸侯而少其力。以此觀之，身專城

者，皆提封千里，有人民焉，非特百里之資也。官以才居，
屬非肺腑，非特母親之疏也。吳據江湖，蜀阻險，非特
山海之利也。跨州連郡，形束壤制，非特偶國之害也。若
遭萬世之變，有七子之禍，則不可諱。有國者不可不察。
魏明帝問黃權曰：今三國鼎峙，何方為正？對曰：當以天
文正之，往年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二國主無事，由
是觀之，魏正統矣。

此段未詳
因親四句
疏前文乃
多皆可為
領而若
是文有誤
者乞見之

十月初十日校記是冊都摘錄諸史成之格書勅對
聖此不廢所苦心操必為能身耕屋廣業

第六卷第十九三國權篇有至今開元四年

丙辰歲云云知此國書開元間所作

人以

反黔市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沒反長沙乃在二
萬數千戶耳功小而最完勢疎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
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
亡可也令信越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
天下之大計亦可知已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
長沙王欲臣子之勿殖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
之治安則莫若衆諸侯而少其力以此觀之令專城

者皆提封千里有人氏焉非特百里之資也官以才居
屬非肺腑非特母親之疏也吳據江湖蜀阻非特
山海之利也跨州連郡形束壤制非特偶國之害也若
遭萬世之變有七子之禍則不可諱有國者不可不察
魏明帝問黃權曰今三國鼎峙何方為正對曰當以天
是相之魏正光矣
此段解
與前四句
味前文乃
多奇行
鍾而若
是文有
者見之

周廣業字勤補字明崖海多人亂隆泰卯舉人

對

明崖又性孝友篤嗜典籍開卷討源恥爭裨販生

平纂述有讀易纂略讀水臺中任隨孝經史通

名業故君子後友為師致補注馬鎮意林勸植小

志諸分見枕即詩鏡編



長短經卷第七

